

台 湾 言 情 小 说 新 作

凯 轩

A woman with long, dark, wavy hair is shown from the chest up. She is looking upwards and to the right with a soft expression. The background is a light, hazy blue. The title '男人我爱' is overlaid at the bottom in large, stylized green characters with a white outline.

男人我爱



男人我爱

凯 轩 著

敦煌文艺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男人我爱、台湾凯轩著·敦煌文艺出版社，
2002.10

ISBN 7-80013-232-

I. 凯… II. 男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 1247.7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62245

男 人 我 爱

凯 轩 著

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南宁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6 字数:128 千字

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3000 册

ISBN 7-80013-232- /I·244

定价:9.80 元

男人我愛

她的俊美跨越了性別的界限，
令男人為她傾倒、女人為她迷醉，
但她都無動於衷，總是冷眼看這世界。
她，真的無情無欲嗎？不！她在乎了，十分在意，
甚至只有面對他時，她的眼底才有溫度。
她的深情，丁未曾感受到嗎？不，他知道，
也對她存有異步樣情愫，却自認為了她好，
在她面前投入另一個女人的懷里，
甚至為了斷絕自己的欲念，決定和「她」結婚！
但他却忘了——失去他，她等於失去了靈魂，
當他將戒指套入別人的手指時，
她那顆脆弱的心承受不住傷痛，
因而停止了跳動……

凱

軒

著

第一章

在朝阳的拂照之下，银色的车身闪闪发亮，车身两旁横刷的两条粗纹竟也蓝得出奇耀眼！尤其在这挤满车辆的道路上，更是醒目的教人不想注目也难。

原仅容四十余人的公车里，此刻访若沙丁鱼似的挤得寸身难移。除了少数的上班族之外，大部分是“圣兰女高”与“崇德男校”的学生。

若要分辨两校的不同之处，除了可由下身的蓝裙与蓝裤看出之外，“圣兰女高”的学生会在白色的衣领下打个细细的红色蝴蝶结，“崇德”的学生们则是在胸前垂着一条帅气十足的蓝色领带；而眼前的这人，洁白的衣领下既无蝴蝶结也未垂饰领带，最上面一颗钮扣并未依校规规定扣起，翻开的衣领，隐隐透出一抹性感，也强烈散发出一股不羁的气质。

罗筱兰不知道仅仅一件白衬衫、一条长裤，穿在他身上竟是这般地好看！尤其是那张凝视窗外的侧脸——哇！她敢发誓，如果“他”此刻转过脸来的话，自己一定会忘了怎么呼吸的。

哎呀！她怎么这样猛盯着人家瞧，太失礼了，她连忙收回视线。

因为对方蓄着一头不过耳的短发，下身又着长裤，而那件绣有校徽的外套却懒懒地挂在手臂上，所以仅以目光所及的资料来推断，罗筱兰以为窗口那位好看得一塌糊涂的他是邻校“崇德”的转学生。这辆公车她搭了近乎一学期了，可从未看过有这号人物出现过。

“圣兰女高”一年三班的罗筱兰，以眼角余光扫了车厢一眼，双眼瞬间因讶异而微微睁大。

原来会盯着人家直瞧的，并非只有自己而已！这车厢里过半数的人，其目光全都朝那人强烈吸引住！

倚窗身影保持着原来的姿势。

“叭——嘎！”车外倏地传来紧急煞车声，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，罗筱兰脚下一阵踉跄，加上背后强势的压力，让她不禁往前冲去！

“啊！”她两手慌乱的按住座椅椅背，藉以撑住自己的身子。

在乘客的抱怨声中，扩音器传来司机连串的道歉声。片刻，车子又恢复行驶。

罗筱兰在稳住了身子后，连忙拉回自己几乎贴上人家大腿的脸庞。

“呢，对……对不起。”一股轻淡的异味窜入罗筱兰的鼻内，令她微怔的瞪大双眼。

这是……喔，她发誓！那是一股菠味！稀薄的味道，加上一抹自然的清香，形成了一股特殊的气味……很特

别。

怔忡中，罗筱兰抬起双眸。首先映人她眼底的是两排长长的睫毛，内心猜想“他”的正面是否一如侧面的线条，教人印象深刻？罗筱兰终于如愿以偿的得到答案了。

在望进那对清冷的访如夜空星子的黑眸时，罗筱兰的胸口猛地一阵紧缩——好冷的眼神啊！

刹那间，罗筱兰不知该如何夹形容眼前那张面孔？

“好漂亮啊！”还是“好帅！”……不，该说是它两者皆备。

阳光下，雪白的肤质访如透明般；双眉的尾端带抹英气地微微勾起；一对神秘如黑夜宝石的眼醉，冷得像似拒绝溶化的冰；几绺发丝在这时轻轻的滑落，遮住了右眼部分的视线，它们的主人却无意伸手将它拨开！

“对不起，你挡住我视线了。”

这一声让罗筱兰蓦地惊觉自己竟盯着人家瞧，且瞧得忘我！

“对不起！”她迅速的让自己挺直身躯，慌忙对着坐在靠近走道，一位身着“圣兰”校服，膝盖上摊放着书本的学姐急急开口道歉，为此还不小心又撞上了仁立于她背后的乘客，她连忙又转头赔不是。

囧！真是羞死人了。她发誓！方才那张紧抿的薄唇，似乎因自己的窘状而微微上扬。

一抹红潮迅速的由罗筱兰的脖子延伸至头顶。她没

胆也没脸再抬起头，一直到下车为止，她的视线未曾移开自己的鞋尖半寸。

下了公车，步行约一分钟，那带着欧湖色彩的雕花大门便映入眼帘。两旁珍珠白的大理石上，刻饰着“圣兰女子高级中学”醒目的黑色字样。

公车的下一站是“崇德”，尽管罗筱兰十分好奇那人会在哪一站下车，但是又对先前在车上发生的事情无法释怀，因此始终保持着“低姿态”，强迫压抑下想回头一探究竟的念头。

“筱兰！”

亲切的呼唤声由石阶上方传来，让她发酸、紧绷的颈项终于得以解脱。

“小方！”呼应一声，方辰熟悉的面孔令罗筱兰脸庞为之一亮。她面露欣喜的挥手，朝一头长发的方辰跑去。

她过于心急，一时没注意到脚下的坑洞，在方辰发出警告时，她已向前趴伏，若不是有人适时拉她一把，恐怕她早已面朝下，直接贴着地面了。

“谢……谢谢。”罗筱兰感激的微笑转头，却发现自己望进一对比严冬还冷的眼睛。

是“他”——不，该说是“她”！笑容条地僵硬在唇角，罗筱兰瞬间呆若木鸡，一时懵然的说不出话来。

两人的距离是如此的接近……她又闻到那股淡淡的气味。

在罗筱兰粉嫩的双颊染上两片红霞的同时，内心竟不由自主的替她感到担心——尽管她还是个陌生人。抽荡是被禁止的！她身上昭然若揭的气味，会让她记大过的！

短暂的发楞，罗筱兰的同班同学兼好友方辰已赶到她身旁。

“波兰！你不要紧吧？呢！学姐！谢谢你……”

罗筱兰奇怪方辰干嘛一直对着自己挤眉弄眼，不禁跟着好友暗示的视线望过去，这才惊觉自己的双手竟还牢牢的抓着人家手臂！

这事是什么时候发生的？天啊！她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。红潮一下子淹没至耳根子后方，罗筱兰几乎是跳起来的离开对方。“对不起！”

对方没有任何表示，微微皱起眉头，然后不发一语的转身离去，一如她给人的感觉——冷漠。

瞪着渐行渐远的修长身影，罗筱兰蓦地发觉她有副模特儿般高脱的身材，还有那头完全暴露于阳光下的乌亮短发，如果它们不是短的像个男生般的话，她无疑会是洗发精广告商的最佳代言人！

一抹蓝影掠过半空中，原抓在她手中的外套让她轻轻甩过肩头。

那股浑然天成的帅劲，竟让罗筱兰胸口蓦地漏跳了一拍。

天啊！人家分明与自己一样，是个女孩子！怎么。

“怎么样，被兰，她是不是很迷人？”

什么？罗筱兰目光转向好友，看到方辰如梦似幻的表情不禁失笑道：“是啊！你嘴角的口水就要滴下来了，小方。”

“哈！你还敢取笑我！刚才你那表情，活像恨不得将人家给一口吞进肚子里似的。”

“你胡说！”罗筱兰惊呼一声，立刻反驳道，脸色却是犹如方吞了一斤辣椒似的一片通红。

不理睬方辰紧追不放的目光，她清清喉咙的开口问：“小方，她是谁？”弯腰拾起掉落地面的手提包，她抬眼望着方辰，“刚刚你叫她学姐！可是为何我会没有印象？”眼底是好奇与不解。

如果曾在开学典礼上，或是在校园里见过那张面孔，她这辈子是不可能会把她忘记的！

“对！你已经一个月没来上学，难怪会不知道咱们校园里多了位这么特别的人物。她叫文荻，是三年一班的学姐。听说一年前生了场大病，休学至今。”

“原来是这样。”罗筱兰露出恍然大悟的神情，望着遗去的纤细背影，不由地缓缓点头。突地像想起什么的，她转向好友问：“那么你知道她是生了什么病吗？”方辰耸肩道：“不清楚！不过好像是……这方面的。”她以拇指指着自己的胸口。

“心脏吗？”罗筱兰喃喃低语，脑海蓦地掠过一张过分苍白的面孔。

感觉有人碰了碰自己的肩臂，罗筱兰抬起低垂的双眼。

“你知道吗？筱兰，让文荻学姐给迷住的可不只是你一人啊！当她上礼拜出现在校园的时候，咱们这些一年级的学妹，个个还以为自己的白马王子出现了呢！”

方辰以肩轻撞好友一下，眨眼地说着。

原来奇怪的并非她而已。罗筱兰不禁暗自松了一口气。

“走吧！咱们边走边聊。”方辰拉起好友的手，往另一头走去。

“上次知道你得了急性肠胃炎住院时，还真吓坏了我！怎么样？身体不要紧吧？”

“没关系了……”罗筱兰心不在焉的回答着，眼角瞥见一辆闪闪发亮的黑色轿车，正缓缓停在阳光下那条纤细身子一侧。

逐渐接近的引擎低吼声并未能让行走的脚步有半丝的迟钝，冷漠的双眼想要对驶近的车子探视而不见的态度，奈何当长形黑色怪物进入文荻视线之内，她不得不迫使自己停下脚步。

高挑的身子抵着背后的大树，文荻冷冷地等着车内的男人按下车窗。

电动车窗缓缓的降下，露出一张贵族般俊美的男性面孔。

“为什么不等我？难道你认为挤在那连呼吸都困难的公车里，会对你的身体比较好？还有，罗医生要我向你问候一声，昨天你似乎‘忘了’与他约定会诊的事，你想解释吗，小荻？”

斯赫恒低沉的声音充满威严，一对浓挺剑眉因不高兴而皱起。

文荻明白车里的男人生气了，但是她却只以耸肩来表示。

“这就是你的回答吗？小荻！”略带高昂的口吻，透露出斯赫恒内心的激动。

两人目光较量片刻，最后，斯赫恒在心里轻叹口气。“晚上你得给我理由，小荻！这是你放在餐桌，‘忘记’带走的药。”

斯赫恒由西装外套的口袋内摸出一罐白色药瓶探出车窗外，将它丢给她。

文荻反射性抢起手臂接住它。

“希望你不会大意的将它‘遗忘’在学校的焚化炉里！”

丢下饱含威胁的一句，缓缓上升的车窗遮去了车内俊美刚毅的侧脸。然后，车子缓缓驶离文荻的视线范围。

收回目光，文荻对着手中的药瓶露出一抹厌恶的表

情。

但也仅仅只有那么几秒而已，轻轻理起的眉头又回到它们原来的位置。将药罐塞进裤袋内，文荻继续她未走完的路程。

对于沿途投往于自己身上的目光，文荻早已习以为常，不过唇角仍表示嘲汕的微微勾起，候地，脑海掠过一张清秀面孔。

距离第一堂课尚有几分钟，班上最爱起哄的第一人——杨小差，仍不愿错过这短短的几分钟，做了份民意调查。而今天的风云人物，自然就是那位方出现在“圣兰”校园不到一周的新面孔。

“认为咱们美术老师有绝对资格取代数学老师，而荣登上本校最有身价的单身汉的请选手——”

“等等！你怎能确定美术老师还是单身？”另一声打断杨小芸响亮的声音。

“第一，他的十指没有任何饰品；第二，他左手无名指没有戴过戒指的痕迹——”

“天啊！连这你都注意到了？杨小芸，你真是超级大花痴耶！”

室内顿时一片哄堂大笑，而黑板前的杨小芸只当它是恭维的咧嘴一笑，然后提高音量道：

“第三点，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！”

她的话让室内顿时陷入一片沉寂。杨小芸露出满意

的神情，神秘地对着台下眨动自己一对分明的大眼。

“像美术老师这种帅得令人眼眶发红的男人，女人对他而言犹如空气一般，轻而易举，唾手可得！他是不可能，会让自己早早套上婚姻枷锁的！”

这番见解马上赢得满堂喝采。

嬉闹的声浪淹没了钟声，教室内谁也没听见上课钟声，直到门口突然传来浑厚低沉的男声。

“谢谢你！如果这也能算是一种称赞的话，我倒是不介意。”

嬉笑声如拉断的琴弦般戛然而止。紧接着，教室呈现一片兵荒马乱，在一阵噶杂的桌椅碰撞声后，短短几秒，三年一班的学生们皆已让自己的屁股乖乖贴在自己的座位上！除了访如犹被钉在讲台上，动弹不得的杨小芸之外。

“不过，现在你得先让一下位置，有什么高论，下课之后再继续，因为上课钟已经响了三分钟。还有。在你回座位之前，能不能请你将黑板恢复原来的干净模样？”

期赫恒斜倚门边，对着黑板上的字体扬起剑眉，平稳的语气却听不出他此刻的情绪。

黑板上并列的两排字体写的是——斯赫恒与欧阳云。名字下方则各自划上不等的“正”字记号。

在怔楞过后，杨小莹终于有所行动了。她立刻转身，抓起板擦——

“杨小芸同学，在你动手之前，最好能合上你的嘴！”

斯赫恒挺直一米八十二公分高的身躯，迈进教室，一边心不在焉的提醒打从惊见自己出现的一刹那，便给震惊得“忘了”合上嘴的女孩。

前一刻还意气风发的杨小差，现在恨不得能在黑板上变出个洞来，好让自己能够马上钻进去，躲起来，尤其当背后传来同学们的窃窃低笑时。

“各位同学，因为陈老师请假，所以今天的英文课由我暂代，希望你们……”

请台下，仰望的脸蛋个个充满兴奋之情，每对眼睛莫不闪闪发光。老师在宣告什么，对她们而言根本不重要，她们压根儿从未去思考，为何教美术的斯老师会出现在第一堂的英文课里。

不过，并非所有的学生都对这位新任教的英俊老师如此痴迷，教室内还是有例外的！

教室后方，紧挨着窗口的座位上，那双始终凝望着操场一方的冷眸，除了让第一声略微吸引，曾偏转过头之外，很快的，它们又投注窗外的景色。

握笔的纤指在短暂的停顿之后，再次迅速挥洒起来。不到片刻，一幅栩栩如生的生动书面出现在摊开书本上方空白之处。

黑笔勾勒出的是：茵绿的草地上，两只黑白相间的小土狗嬉闹翻滚的情形。虽然握笔之手的主人只是无聊的

打发时间,然而其笔下功力却足以令人赞叹。

结束最后一笔,一手托腮的文荻,两眼盯着完成的书面瞧了半晌,在不知不觉中于另一角的空白地方又再次移动起来。

这次的动作是缓慢的,笔下的线条是男人俊美刚毅的侧脸,但是它只被完成了一半——

文荻惊觉所画的人,蓦地搁笔。

夕阳余辉拉长了大楼的影子。现在距离放学时间已经过了四十分又十二秒,校园内是冷冷清清,仅剩寥寥可数的几人犹在校内晃荡。

而此时在校园的另一角——

“小方真是的!明明约好在这里碰面,都已经过了二十五分钟,还看不到人影!”罗筱兰忍不住又看了手腕的表一眼,难免又是一阵抱怨。

发酸的两腿让罗筱兰不停的交换双腿,改变站姿。

她的目光扫过四周,突然感觉偌大的校园竟是如此空旷寂寥,她有些慌乱的又瞄了腕表一眼。

就在罗筱兰决定去留之际,一股教人难忘怀的气味,随着一阵晚风送到她的鼻孔。

哎,熟悉的气息令低垂的脸蛋蓦地仰起,这……难道是她?罗筱兰不禁将视线放往教学大楼后方。

没有多想,双腿仿如有自主性般,迳自往大楼后方迈去。

罗筱兰以为自己能再见到那张不时浮现她脑海的面孔的主人,所以当她发现空荡荡的山丘上除了一棵树之外,根本没有半条人影,内心不觉的一沉。

罗筱兰带着失望的心情转身,并为自己莫名的行径感到一丝可笑。

“迷路了吗?公主。”一条黑影突地从天而降,挡住了她的去路。

“你——”罗筱兰当场被吓得剩下半条小命,若不是她丢开手提包的两手反射性压住胸口,她怀疑她的的心脏是不是已经跳出胸口。

“还是在找你的白马王子?”戏谑的声音接着又道。

她震惊的目光转向眼前的面孔,继而下移至那根在食指与中指之间燃着细细白色烟雾的右手。

“被发现的话,你会被记大过的!”担心的语气不假思索的脱口而出。说完之后,罗筱兰也让自己的话给震住了。

文荻目光跟着她的视线往下走,耸肩道:“你会去打小报告吗?别顾忌我,我不会阻止你的。”

“不,我……只是——”

“不用急着向我解释。文荻露出不感兴趣的表情,一百七十二公分的身子绕过她,将捻熄的落蒂弹指丢进垃圾筒内。

“不过,我要提醒你,投事的话最好别在校内逗留,否